



# 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## 悠悠情结

赵冬苓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

4247.17-17  
3  
02083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# 悠悠情结

赵冬苓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鲁新登字第3号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悠悠情结

赵冬苓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7 $\frac{2}{9}$ 印张 2插页 124千字
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ISBN7—5329—0950—6

I·861 定价 3.70元

# 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树荫·宽阔地儿·树荫 情人的森林  
爱之谷 悠悠情结  
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让我一次爱个够



赵冬苓 著



• 责任编辑

• 封面画

• 封面设计

姚焕吉

程晓春

张振钢

# 女子言情小說系列



## 内 容 提 要

大学生方宇平和体弱多病的言午阳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。他们在人生的苦斗中相濡以沫，互相支撑，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一场意外灾难，使方宇平的前途蒙上了阴影，言午阳以她柔弱多病之躯，勇敢地为爱人挑起了生活重任。于情，于理，他们的爱情都该愈加深厚，没想到，方宇平突然决定与心爱的姑娘各奔东西。

一个残忍的决定，把午阳推到死亡的边缘，也使宇平备受创伤。宇平为什么要与倾心相爱的人忍痛分手？他们还能寻回那受到伤害的爱吗？这真是：几十年风风雨雨，两代人恩恩怨怨，终于演成了一幕亦悲亦真的爱情故事。



第一次看到言午阳是八月的一个晚上，地点不太吉利，是在我值班的急诊室。

晚上八九点钟是急诊的高峰，好像病这玩意也是一位恪守职责的医生，用罢晚餐，便要来医院上班。处理了两例心肌梗塞，一例胃出血，还有几个发烧病人，一直忙到近十点，诊断室里才第一次清静下来。

我抓紧时间用自来水擦了一把脸，走到窗前，把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让夜晚的凉风吹干身上的汗，也吹吹胸中郁积的闷气。我不喜欢上急诊。上急诊碰到的差不多全是危重病人，救过来当然很好，救不过来，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结束在你手里。当然可以像电影上的那些医生一样，抬起手腕看看表，用冷冰冰的声音说：“×小时××分。”我却不行。我会生气，不知是因为自己无能还是因为家属送来得太晚。接下来十有八九会冲着那些哭哭

啼啼碍手碍脚的家属大发其火，其结果，尽管付出了体力和感情上的双倍努力，却会因一时的失控而招致家属怨恨，甚至赚出人民来信来。刚才，一例心肌梗塞患者又死了。那是个年纪刚过五十的中年妇女，事实上，拉进医院时，她就已经是一具死尸。我还没宣布诊断结果，她那些似乎颇多送别经验的亲属就大放悲声。我又火了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发病时不及时抢救，到这时候了哭什么？”一句话还没完，她那个喊得声音最响的长子就目光凶狠地冲我转过脸来：“哭什么？哭妈！你妈死了你不哭？”

想到那人那一口爆米花似的大板牙，我不禁感慨地摇头。我本不该当医生的。我天生是个当作家的料子，只因为契诃夫、鲁迅、郭沫若都是学医出身，高考时一激动去了医学院，结果医生没干好，作家也没当成，这才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呢。

正胡思乱想，忽听大门那儿吵吵嚷嚷的，抬头一看，看见一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拉了一辆平板车往医院大门里闯，被门口看车的老太太拦住。争了没两句，那青年便丢了平板车，从车上抱下一个人来，三脚两步地往里跑。我远远地打量着青年怀里毫无生气的身影，暗暗想：上帝保佑，不要到我这儿来。刚祷告完了我就



后悔：上帝这人特不仗义，你越求他，他越和你对着来。果然，五分钟不到，我就听到一阵又急又重还夹杂着喘息声的脚步，接着门被撞个大开，那青年出现了，紧接着又进来一个中年妇女，一进门就声泪交迸地一起喊：

“大夫，救救她！”

那个被抱进来的女孩就是言午阳。她看上去不到二十岁（事实上已经二十二岁了），瘦瘦弱弱，面色灰白，面部表情呆滞。我一边手脚麻利地给她做检查，一边询问着情况。那位中年妇女是她的母亲。她介绍说：午阳这两天一直不太舒服，已经近三天没有进餐。从今天中午起，忽然发烧，恶心，呕吐，就成了这样子。

我问：“她过去有什么病吗？”

那母亲答：“肾炎，她从小就有这病。”

我刚好给她量完血压，听了她的介绍，我伏她口边闻了闻，飞快地抓过化验单，一口气开出了五张去。

第二天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翻看着午阳的母亲送来的病历。对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来说，那病历实在是太厚了。当我翻看的时候，不能不暗暗钦佩这位母亲的细心：病历共有三本，从午阳两岁第一次进医院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全

按日期装订得整整齐齐。病历第一本的前半部分是一个叫许家店的公社卫生院的，由此可以判断，午阳小时候在农村呆过。从病历上看，过去她的肾病一直时好时坏，可最近三年，她几乎没犯过。半个月前她又犯过一次，从化验结果看并不严重。

有人轻轻敲门。我放下病历，说：“请进。”

门开了，午阳的母亲迟疑地走进来。一望便知，她是个知识妇女，即使在极度的惶恐中也注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我猜不出她的年龄。她的头发全白了，忧伤的目光中有一种饱经磨难的风霜感，脸上的皮肤却显得她还不怎么老。她勉强自己对我笑笑，然后在我让给她的椅上坐下来。

“请问怎么称呼您？”我故作轻松地笑着问。

“姓言，言缣白。”

我惊讶地：“怎么……”

“是的，女儿随我姓。”

我知道面前是一个拒绝别人窥视的女性，顿了一下，问：“您女儿最近有什么情况吗？”

“情况？”她不解地看着我。

“比如，得过其他什么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饮食有什么变化吗？”

“饮食？”

“比如摄入蛋白质过多。”

“没有。她有肾病，我一直很注意她的饮食搭配。”

“那么，她受了什么重大的精神刺激吗？”

她抬起头来看着我，不说话。

“这么说她是受过刺激喽？什么刺激？发生在什么时候？”

她的嘴唇抖着，忽然说：“大夫您打听这干什么？这和她的病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您以为我有窥视癖吗？”我把刚刚出来的化验结果推给她，“您的女儿这一次不是简单的犯病，她是慢性肾衰。根据过去的病历，她不该这样，一定有严重的诱因，而精神上受到刺激，则是最直接最强烈的诱因之一。”

在我说话的时候，她一把把化验单抓过去，带着恐怖的神情，翻过去，又翻过来。

“肾衰……肾衰……”她不敢相信地喃喃低语，“大夫，您没弄错吧？”

我没回答。

她的目光重新落到那些化验单上，直直地看了一阵，突然哽咽起来，同时两手死死地抓住桌子沿，以防自己会倒下来。

“大夫，大夫，求您救救她吧！”

我说：“您瞧，现在还没到哭的时候。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教师。”

“什么教师？大学？”

“初中。”

“她父亲呢？”

“她没有父亲。”

“那么，您女儿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她给别人做衣服。”

“个体？”

“个体。”

“那么，她一定存了不少钱吧？”

“她没有钱。”那母亲低下头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我用了很明显的鄙夷的口吻说，“命都快没了，留钱也没什么用。”

“真的没钱。”她着急地解释，“连她的生活都要靠我的工资。”

“难道她白给人家做衣服吗？”这回我可真的迷惑了，“闲的？还是想当雷锋？”

“大夫您就别问了。”她到底没能控制住自己，哭出声来，“求您救救这孩子吧，这孩子实在太苦了。”

我不禁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您以为我是问着玩儿吗？如果您的家庭情况真如您所说，这个病

我看您是治不起的。”

她愣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您看，”我向她解释，“根据她的病情，目前需要做透析治疗。您知道透析一次需要多少钱吗？如果透析效果不理想，就要考虑换肾，换肾您知道多少钱吗？”

“您说要多少？”她小声问。

“这很难说，光住院押金就要先付一万八。”

那母亲的身体晃了晃，狠狠地咬住了嘴唇。

我很抱歉地站起来，说：“您去想想办法，先筹措住院押金，等有了这笔钱，再谈别的。”

她忽然站起来，挡在我面前，哀求道：“大夫，您不要走，不要放弃希望！我有钱！我可以弄到她的医疗费，不管花多少！只求您治好她，让她健康地活着。她才二十二岁，她的生活还没开始，她还要恋爱、结婚、生一个活泼的孩子。大夫，求您了！”

我说：“可是，您刚说过您没钱。”

“我去找她父亲！我没钱，可她父亲有！我去找他，他会出的，他一定会出的，这是他的血肉……”

我完全糊涂了。刚才，不到十分钟以前，她还以肯定的口吻告诉我这女孩没父亲，转瞬之间这位父亲变出来了，而且还是个大款。我不

敢相信。我怕是焦急和绝望把她弄糊涂了，可是我没办法再详细询问，这位母亲差不多疯了，正绞着自己的手，在那儿自言自语：

“我去找他！我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他会出的，他一定会出的。二十多年了，他从未为午阳做过什么，这一次他应该负起父亲的责任来……”

我想我是听出点头绪来了。这个女孩子有父亲，起码有过父亲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与她们母子分开了。这位父亲目前很有钱，完全负担得起孩子的医疗费。

“既然这样你就去找孩子的父亲取钱吧。”我说，“病人在急救室，住院押金一交上就转病房。”

她答应一声，又说了一些恳求的话，就匆匆走了。我疲倦地靠在椅背上，想起了那个躺在急救室的女孩子。她到底有个什么样的父亲？她的父亲为什么离开了她们母子？她干活挣的钱上哪儿去了？她又受了什么样的精神刺激？一个长得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身上有多少不解的谜呀！我预感到，女孩子的身世，甚至包括她的病，都隐藏着动人的故事。

当医生也有好处，不是吗？

我站起身，预备再到急救室看看她，一出

门，看到拉午阳来医院的那个年轻人斜倚在走廊上。

这是一个相貌很讨人喜欢的青年，足有一米八的个头，挺挺拔拔健健壮壮的身材，率直而有几分莽撞的面孔。记得他抱午阳进来时，我让他把女孩放检查床上。他拒绝了我的帮忙，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放下，仿佛那不是个少女而是个婴孩。那时我就看出，他是极爱那女孩的。

一看见我，他大步走过来。

“大夫，言午阳不要紧吧？”

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你是她的男朋友？”

他似乎被打到了疼处，立刻丧气地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在地下来回倒，粗声答：“不是。”

“她哥哥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们是邻居。邻居，懂吗？我们一起长大。”

我明白了。一个从小做着好梦的情种，个头长到一米八，梦想还没变成现实。

“言午阳很危险，有生命危险。”我简单地说，“你们送来得太晚了。”

他张大了嘴，带着一脸傻气不相信地看着

我。忽然，面孔变得很凶恶，刹那间声泪俱下。

“都是那个小白脸害了她！都是他！”他咬牙切齿地哽咽着，“我要杀了他！杀了这个没良心的家伙！”

“谁？”我问，“她的男朋友？”

“呸！男朋友？他也配！他是个混蛋！一个大混蛋！”他一边骂，一边索性蹲到地下，像个大孩子一样呜呜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唠唠叨叨：“唉，我早说过她，鱼恋鱼，虾恋虾，人不能高攀，可她就是不听。午阳，你好傻。”

我说：“这么说，她爱上了一个地位比她高的人？”

“狗屁吧！”他粗鲁地骂起来，“他有什么地位？一个西城新村的垃圾小子。除了午阳，谁这么傻，会瞧上他？”

西城新村？他说的是西城新村。在我们这所城市里，人人都知道，西城新村是盲流、地痞、城市垃圾，甚至是黑社会和犯罪的同义词。所谓西城新村，几年前不过是座垃圾山，每天有络绎不绝的汽车把全城的垃圾倾倒在那里。和所有的城市一样，有垃圾山就会有靠垃圾吃垃圾的垃圾户。他们在垃圾山周围用破砖头、废铁皮甚至旧纸板搭出了一幢幢东倒西歪的小房，这就是所谓西城新村的雏形。文革后期，大



量被遣返回乡或扫地出门的人涌回城市，城市不接纳他们，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看上了这块世外宝地。在与原有的垃圾户进行了残酷的生存竞争甚至闹出了几条人命以后，这些人终于在这儿扎下了根，垒起了窠，并堂而皇之地钉上了西城新村的牌子。城市不承认他们，公安局曾几次发出警告，勒令他们拆掉房子，迁出那个地区。几年前，有一天我随车出诊路过那里，恰巧看到几辆警车呼啸而至，后面还随着轰轰作响的推土机。推土机轰鸣着，毫不费力地将那些像鸡窝似的棚子推倒铲平。那些棚子的主人脸上带着非常温顺的神情，默默地站在一旁，怀里抱着脚边堆着他们的家什。过了几天，当我再度从那儿过时，一排排的小房子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又拔地而起了。如是几次，城市终于拿他们无可奈何，不知从哪一年出版的城市地图上，出现了西城新村这个名字。

这么说，在这个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女孩子的故事里，还有一个西城新村的小白脸。

那青年还蹲在地下哭，我已经准备走了。

“哭什么？”我说，“还不能说没希望。”

“有希望？您说还有希望？”他一听赶快擦擦泪，又一次拦住我，“大夫，那您可千万救活她呀！”